

1004

沐陽土話亂彈

沐陽文史資料
第五輯



常熟市圖書館藏

沭阳文史资料

第五辑

Yt237/3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沭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九年八月

沭阳文史资料

第五辑

封面题字：吴 强

封面设计：解炳星

篆 刻：赵梅林

责任编辑：章仁隽

许传松

张玉怀

一九八九年八月

内部资料

字 数：40000

印 数：1—2000册

工本费：1.10元

沭阳印刷厂印刷

作者简介

作者张仲五，原名张仲辅，笔名老几，原籍江苏省沭阳县钱集乡，现旅居台湾省台北市。一九〇九年出生在一个中医家庭，幼读古书，于一九二三年考入江苏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毕业后在家随父亲学医，开中药批发店，研究中药的出产、性能、用途，亲自配方研制丸、散、膏、丹。约在一九三五年被钱集商业界推选为钱集商会会长。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沭阳县各乡镇建立民主政权时曾与乡长胡仰清等共产党人建立友谊，在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感召下，带头交出用来保家的长枪两支、短枪一支及子弹，通过各商家协商交出商会用来保护乡镇的枪支子弹，为抗日战争出钱出力。一九四二年冬，日寇在钱集乡筑据点，伪军头子万玉柱经常到四乡扫荡，烧、杀、抢掠百姓，凡地方知名人士必须曲意逢迎，否则必受其辱，因不愿与其同流合污，不得已离家出走，先后旅居淮安、扬州等地做中药材生意。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沭阳县国民党政府委派做钱集乡乡长三个多月。后来旅居扬州、镇江。一九四八年冬随友人去台。去台后心灰意冷，不问政治，以卖书报为生，由于喜爱文学，兼擅书法，被海州同乡会聘为名誉理事。帮助旅台同乡排忧解难，义务编写《海州文献》，并撰有《沭阳乡土志》、《沭阳土话乱弹》等，以寄托爱国思乡之情。一九八三年眼患白内障，手术后辞去同乡会名誉理事，闲居在家。

目 录

开头.....	1
地方 县里 衙门口 打官司.....	2
家务 男女老幼 亲戚 红白事.....	6
庄户 节气.....	19
各模各样 各色人等.....	26
衣食住行.....	54
嫖赌吹.....	84
乱世.....	72
杂不拉.....	75
结尾.....	81

沭阳土话乱弹

老 几

开 头

遇到大乱世，跑反几十年，本乡本土话，已经记不全。
要问小八旗，更是不了然，这样拖下去，一定会失传。
我来瞎出鬼，想想诌几篇，私充文学派，摇头又幌肩。
成全老样子，平仄就难填，抹扎杵二把，竟敢着先鞭。
老李道德经，一共字五千，老几编土话，四万出头言。
他说道可道，没影砍上天，我提眼前事，着实皆靠边。
陈霉烂古董，能值几毛钱，后跟二刀手，更是讨人嫌。
风水周流转，轮到我出尖，不信比比看，这番谁占先。
想混小差使，心高命不强，不懂婆麼佛，在早没这行。
怕爬高门槛，难见大排场，短腿土驹子，东西前后庄。
只能说土话，不会撇京腔，京腔撇不像，二号鳖难当。
那如土话好，老家意味长，土音说土话，越土越吃香。

地方 县里 衙门口 打官司

周围几百里，县名叫沐阳，古时郑子国，沾过圣人光。
北是海州地，山东一线连，东南淮涟泗，西边靠宿迁。
二十六个镇，分镇完钱粮，民国改了制，九市带一乡。
村庄皆带姓，原先聚族居，地名多从水，古来是荡湖。
龙窝九龙口，龙堰一条龙，分水龙王庙，龙爪龙眼中。
马屯溜马庄，马墩上马台，马湖又马埠，马厂变成街。
上下两座庙，前后一条河，蒲荡有大小，东西道口多。
低村连低荡，高沟向高流，鲢鱼归汤涧，大小一顺头，
赵家庄的狗，出来猛一冲，偏偏上寺庙，死懒睡鼓中。
腊树出赵桥，司荡遍地柴，桑墟小大姐，个个会糊牌。
乱墩风火熄，军营黄甲藏，太平能探驾，贤官大官房。
道人拉和尚，鬼脸象古丘，驴驮鹿站顶，兔藏雀儿沟。
花园连花宅，裴房接瓦房，草堆打租地，几家好大场。
花庄藕池庄，山后与山前，十桥只一座，官田变私田。
小街小周伊，大巴大尚湖，沙湾沙河寺，石口石香炉。
地名大屋基，店开小半边，庵庙皆是草，红白石头全。
小圈河圈里，东西营并排，摆渡过三叉，走上水车台。
塔山安峰山，前车接后车，界河顺河筑，陆湖硕项湖。
河南连河北，山东到山西，韩山大地保，管的实在宽。
上河有河口，刚下下一沟，沟通扎布荡，来自老河头。
万匹没有布，金堂没有金，孤山秃濯濯，那见白云深。
花柳杨柳庄，柳口柳桥头，平墩平墩荡，塘沟望官沟。

高塘八堰庙，庙头有塔桥，桥下古河水，河水是新挑。
穿心马路口，走上黄泥墩，望见大槐树，罩住“果针”园。
山南头上望，一片是大荒，红草一小撮，围住二狼庄。
橡树青杨树，小房连大房，大林小林浅，荡口口头庄。
前屯到后套，河口走张开，石盘象八角，三尖钓鱼台。
仪凤铜盆荡，滑石石灰庄，土城花厅子，淀湖接汉坊。
新开新河口，陈有陈艾洲，小名小滩子，老是老堆头。
庵名叫一里，咫尺二里碑，有名三道涧，四老巷子龟。
县南五里树，靠近六塘河，离城七里店，八间房不多。
九里墩九个，接连十里沟，想到看不到，手指海西头。
乡下小集镇，至多里把长，大街带耙头，“搨稍”猪牛行。
直筒沭阳城，西关又东关，眯着眼睛走，十里不转弯。
前河桥两道，后路五座坟，三关皆逢集，没有北城门。
东门朝西走，不远大元头，吕巷拐过去，望见魁星楼。
儒学县衙门，皆是朝大街，仓房考棚子，后路一并排。
小庙红土庙，天主百子堂，老数准提庵，闹气是城隍。
东关逢大集，热闹是屠桥，相隔没多远，死河有一条。
死河桥几座，接秀与迎恩，糖房淮南路，桥南桥北分。
东关两头庙，火星又财神，当中福缘庵，会馆北圩门。
年年端午节，妇女逛城头，今天小大姐，见人不害羞。
十一月十五，叫做月当头，各处酒席场，猜拳闹不休。
三十年晚上，户户铺黄砂，新年讨吉利，金银送到家。
民国三年事，十六营炸梁，多少字号店，抢的一扫光。
四月赛马会，东关圩外逢，各处好牲口，齐来亮亮风。
官家改体制，禀帖叫呈文，衙门称公署，外表一番新。
县队吹洋号，衙门又出人，听说五六个，一路啃巴根。

厉害山西老，会放印子钱，整宗拿到手，零付是天天。
打酒宝聚源，福昌包旱烟，三和一剂药，要得吊把钱。
一间小门面，本钱没几文，敞头出票子，倒店乱纷纷。
倒店倒了帐，兴隆条子开，拿手当废纸，痴等他发财。
丁九熏烧肉，七斤炒鳊鱼，想吃炸千子，要上三贤居。
东关吊炉饼，西门黄米糕，还有屠桥口，辣汤脆油条。
荠菜小饺子，春饅包韭黄，一两细酒泡，吃过压床桃。
洗过一把澡，歪下养养神，红汤茶“秃”嘴，萝卜“就”花生。

唱戏马班子，县里大走红，多少捧场客，没命打冲锋。
外路吃“相”饭，来的稀花花，来是住下处，赵嵩杜小麻。
本地“那马道”，在早×巷中，后来“拆散眼”，不是一窝蜂。

几间破瓦屋，没业没行当，各人心有数，董事大祠堂。
下晚一顿饭，擀轴切面条，也有菜碟子，干鱼炒大葱。
遇见热“秃秃”，多会你上来，去家充茶喝，几句就离开。
犯讳四十一，遇到上下推，四老巷子头，石龟驮石碑。
过兵要粮草，知县着了慌，印出流通券，百姓就遭殃。
巷口刻大字，泰山石敢当，螺蛳眼看错，秦川右取堂。
城里到关外，练武一时新，先打螃蟹溜，后学竖蜻蜓。
八九头十岁，到那还发狂，短命鬼快走，南关小人堂。
拆字歇后语，又刻又尖酸，丝郎带撇捺，四非五福团。
肉叫娇皮嫩，眼名“吱不溜”，七二同豆页，连起是老头。
一人大处找，点卜小处寻，骂用马驮四，三六衣疋虫。
火名杀人放，又说四笔头，水叫金生丽，满水就是油。
彻底丝绸裹，满屋油漆香，衙门钱“宣泛”，大烟包土娼。

蹲家没外快，县里住几天，衙门能混熟，有的是洋钱。
毒点黑墨嘴，羊毛枪一支，兜豆找锅炒，张嘴是官司。
大烟瘾过足，悄步走慌忙，溜进衙门里，吆喝要坐堂。
天天去应卯，日日也参衙，伺候听呼唤，没名狗腿差。
一路斜走“受”，歪头又耸肩，下处找董事，要壶喝酒钱。
帮你打官司，就得拿钱来，取之要有道，君子也爱财。
找我写呈子，那能不尽心，话说在明处，一字值千金。
只要拿钱来，官司算什么，衙门走大路，里头熟人多。
敢同我对坐，老虎嘴拔牙，班房收进去，倾你半个家。
犁花将翻到，“夺”家就打人，明天抬验去，原告一头成。
禀到花五吊，抬验二十千，官司不易打，行行皆要钱。
官司要舍得，全凭银子裁，雷大雨点小，当堂走下来。
轮将城门塞，不把狗洞填，花在刀口上，火票又硃签。
大致没花到，半路出岔枝，还要忙“湾项”，喂食不能迟。
吃饱没事做，找点闲气呕，“操蛋”官司打，两下比钱头。
瞎眼投门路，遇见倒帮忙，这场输定了，二审下清江。
鸡蛋石头碰，官司划不来，就算他好老，我也省破财。
只怪胎投错，受屈头一低，两眼黑漆漆，衙门朝那里。
衙门朝那里，八字向南开，有理没有钱，千万莫进来，
衙门门朝里，金戈摆在先，又是“现勾采”，不使背后钱。
里外鬼扯腿，上下一裹连，棺材伸出手，死人也要钱。

家务 男女老幼 亲戚 红白事

不知那朝代，约摸说祖先，红纓来赶散，落户到这边。
落户到这边，熬“靠”多少年，“坑”头下劲苦，才会有今天。
荒草湖坡地，逃荒来混穷，腰有二百钱，不到这充军。
不到这充军，那会有今天，能吃这里饭，难为老祖先。
要说老实话，不怕当年穷，汉高曾亭长，刘裕田舍翁。
装胖打肿脸，上辈老祖抬，不是为做官，磕头请不来。
磕头请不来，来是为践牌，做官挣大钱，践牌是应该。
祖宗气“铺”大，排场没有边，提起古董玩，顿口就无言。
顿口就无言，楞会想起来，亡人牌位面，香炉蜡烛台。
排场没有边，玩驴抽大烟，联手小光棍，讹嫖对赌钱。
讹嫖对赌钱，转眼一摊灰，久赌神仙输，嫖客变成龟。
户大人丁杂，不能“一抹乌”，难要假好看，也有做龟奴。
妖怪猪八戒，那同他一家，取经成正果，河东小太爷。
小沟朝南数，人物算我家。秀才当红董，服谗大老爹。
服谗大老爹，还不算出奇，沾亲拿上把，照样“多只离”。
老祖做大官，多代大门台，不是“拿”大蛋，大枝“披”下来。
老爹零落过，一家三份分，吃口挨时饭，忍气又吞声。
老爹零落过，认命说什么，过天了一日，好歹路不多。
一家三份分，全是女当家，倒成什么样，亲友送笑话。
吃口挨时饭，剩菜退盘残，饥顿饱一顿，当条老狗看。
忍气又吞声，早就病“歪歪”，现剩皮包骨，骨又瘦如柴。
论套大道理，百行孝为先，自家娘老子，踢开住半边。

踢开住半边，“落卑”难见人，活受“现人眼”，不如腿一伸。
满堂儿女好，处常总不宜，知疼着热处，不及老夫妻。

老头对老“嫚”，秤杆配秤砣，分开皆没用，全不大好过。
对房睡早觉，老“嫚”要只声，老头摆摆手，你我过来人。
年幼小俩口，胡抓是乱揉，老来“蹶”不动，拌嘴提陈
“时”。

睡觉想起钱，床上乱摸梭，老“嫚”会错意，骂又狂什么。
老头没生像，睡觉脚乱蹬，打“呼结革荡”，论夜不住声。

“顶嘴又番强”，儿大不由爷，笼小蒸不下，倒过顺从他。
老爹起来早，故意惊动人，“打荡”嘈嗓管，干咳好几声。
买只猪蹄子，细火“呼”要花，吃嘴粘胶胶，老奶没有牙。
想起猪蹄子，心口就发“曹”，老小老就小，不由谗
“捞捞”。

堂屋将睡着，口袋就外扛，熟人狗不咬，家贼最难防。
为着分家事，老奶没主张，请来三表叔，房里“对鬼汤”。
分家摊后院，开个门朝西，各走各的路，不啃西瓜皮。
东院“站”地界，表爹心不公，狗偷倒头饭，底手进袖笼。
分家不如款，嘴没说什么，总归热“剥剥”，言和意不和。

“文武”是一家，笆斗也对箩，肥水不外淌，肉烂在汁锅。
家包常会闹，外人不必拦，大火“呼”千遍，猪蹄朝里湾。
一锅“拇”饭勺，做事尽藏奸，分家自紧自，睡地摸着天。
三房能“干豆”，急只要当家，毛燥火性，遇事乱
“叉叉”。

踩簌不抱气，骨头向外啣，窝里就发炮，“滑”是啃门臼。
大树乘阴凉，油瓶倒不扶，成天霉“骨骨”糊里又糊涂。
兄弟不斗路，各人玩各人，你去放兔虎，我就把鹌鹑。

地界树行影，叔侄闹几场，见面头一“走”，从此不搭腔。
产大争过继，远房斗近房，表叔同娘舅，碗碗皆要装。
长了好几辈，称呼喊不来，背后瞎捣鬼，叫声亡人牌。
为拾一泡粪，兄弟闹不休，都是小气鬼，二狗争骨头。
脚头蹲妻子，怀中抱小孩，日月穿山甲，神仙换不来。
不愁穷日月，压折楼板钱，天天“将养”好，家宽出少年。
自己婆妈子，又俊又排场，偏跟丑八怪，隔锅饭就香。
拾当小车子，太娘要去家，晓得是呕气，俩口又磨牙。
俩口常打仗，站闲莫耽忧，夫妻事难断，没有隔宿仇。
绷着脸讲话，周而又正之，家常处君子，床上是夫妻。
是亲拆不散，无亲不靠边，家鸡打团转，野鸡飞上天。
抄家摔锅碗，大爷装耳聋，为夺一口食，后腕在争风。
要得家不和，娶个小老婆，鸡声与鸭斗，平地起风波。
男汉肚量大，那个怕女人，大见小不见，省气免淘神。
头房不怎样，补房就觉香，三房又四房，伏侍当皇娘。
内灶家务事，由他莫顶真，男不搞女斗，千岁是妇人。
妻是不如妾，妾又那抵偷，偷难偷得到，睡着筋乱抽。
吃过狗舔碗，扫地指望猫，没有公婆管，睡觉竖懒腰。
睡到东南晌，两眼睁开，翻身驴滚“欠”，哎哟
“汰”劲来。

“吭”头做针线，弄饭带小孩，天塌有人顶，不怕压下来。
当家撑门户，负重是男人，莫看一抓大，秤砣压千斤。
硬正不起来，事事倚赖人，男汉“棒瓢”大，也当是命根。
大脚五齿耙，男人讨便宜，被头能撑起，不会生眼哆。
成天溜门子，“拉郭”不干家，到处嘘噪噪，小八子妈妈。
男汉撑天柱，自然会当家，后边婆妈子，少要乱“叉叉”。

一夫一个主，不焦也不愁，就是去要饭，有人先带头。
痴心婆妈子，男汉黑心肠，家花虽然好，不及野花香。
不喊男人名，只能叫小他，女人没名子，小大小丫妈。
男人闯浪子，油头大辫梳，女人锅台转，混身刮浆糊。
里外不住手，会替老婆闲，锅前到锅后，晒湿又收干。
溜荡大半辈，赖住不回家，忘记老婆孩，昼夜眼巴巴。
妇道嫁汉子，吃饭对穿衣，洗手剔手“盖”，天塌有人支。
男人矮尺把，女人高一头，配搭不合称，混名吊奶猴。
小大他“大大”，外事一人当，前庄到后院，那个不沾光。
带上儿媳妇，留胡要压尊，装就老头像，抬步慢“吞吞”。
儿子小登科，作兴用老床，外人“啧啧”嘴，这是古战场。
大户见孙子，改口叫太爷，做帽等头长，老“页”要早到。
还是小孩气，各事不经心，媳妇添过了，早已成大人。
出窝小麻雀，尾巴长的长，娶了新媳妇，就会忘记娘。
就会忘记娘，上辈传下来，自己回头想，应该不应该。
金命巴水命，熬到媳妇来，吃碗及时饭，穿双可脚鞋。
人大懂人事，毛团带上亲，房门都不出，毛厕三天新。
毛厕三天新，要天许半边，要是要“凉”月，搬梯爬上天。
不敢回背口，要天许半边，“班门”一下子，扛到他面前。
大罐办喜事，新被新棉袍，不编红大“左”，和头没有毛。
带亲头一晚，挤满看新娘，闹到二更后，送房又戳窗。
喜话老套头，贵子状元郎，那里去赶考，遍地洋学堂。
闹喜喜要闹，没人能阻拦，三天分大小，在序长晚班。
叔公大伯子，大伙揪住他，拖进新娘房，擦粉要戴花。
一对男小团，开拜对压床，米斗全福奶，掺轿是闺女。
小孩摸马桶，里头喜果装，明天动不得，就变夜来香。

恭维言语短，闷声大发财，喜事吉利话，闺女不离怀。
小三十八岁，天天“扔门松”，明年带媳妇，野马要上笼。
认头“卡”毡帽，“擒”个丑老婆，是牵强似素，有人厝被窝。

小闺女出门，手里空空空，没有可拆毁，包袱当围裙。
黄豆随场卖，花生连囤掀，生庚开去了，大姐要出门。
女大不中留，陪送送出门，排场交代过，死活人家人。
泼出门的水，夫打妻不羞，娘家装无事，养闺女场头。
干脚难上船，是话皆有因，要想娶老婆，先得拜丈人。
娇客要挨骂，怎想想不通，莫非这块点，也是老周公。
丈娘看女婿，越看越好看，怎看怎如适，欢喜“蜜掸掸”。
才做新娘子，早晚要请安，家不叙常礼，三天过后完。
媳妇见面礼，婆婆下马威，进了我山门，要把“常处归”。
婆婆打媳妇，嘴拐又“抽”头，有苦没处诉，锅门滴眼油。
男人不欢喜，婆婆“吼”死人，油锅台难恋，一气一根绳。
不得日子过，童养媳可伤，上吊喝盐卤，半夜“情”无常。
亲故亲要顾，与众是不同，儿媳没动静，躁死老公公。
妯娌房头多，皆有小伙钱，娘家盘堆垛，偷当包租田。
儿媳坐月子，添个胖娃娃，快染红鸡蛋，报喜送娘家。
闺女命真好，头生是男孩，奶糖要多送，毛衫细有裁。
一个手指掐，一个模子装，外甥多似舅，侄女像姑娘。
大媳才添过，二房又出怀，第三害牙子，一跟一个来。
儿媳坐月子，量米一升头，又买胡椒糖，三黄灌小囤。
穷人月地里，生活照数做，好象鸡下蛋，不算是个什么。
少奶添小孩，猪蹄肚肺汤，老鸡活鲫鱼，论月不出房。
亲戚添小孩，带信问一声，是个满街跑，还是锅门蹲。

上阵教父子，打仗亲弟兄，没有心疼病，也有胃气疼。
自家出“滑子”，不能往外掀，尿布“夺住嘴”，有口也难言。
是亲三分“谓”，不由要关心，皮是连骨头，骨头又连筋。
几家近门子，手头差不多，抱住老本等，收什吃什么，
老头三只手，儿子顺手牵，上梁竖不正，下梁歪一边。
家务事难断，断法有不同，孙孙有情理，照数告太公。
麻的离了谱，亲友不靠边，“痴毛局定”样，狂狗白“倚”尖。
日月过颠倒，亲友消眼皮，哲湾不易“夺”，直膀要穿衣。
鬼全门不上，人穷没有亲，手指能戳洞，布破那来筋。
非非点子想，叙亲认本家，没有“灌香鼻”，不配闻脚丫。
门东小老“葛”，天生懒骨头，好吃怕见动，一定“打流秋”。

说话不作数，枉做大男人，也把帽子戴，不抵顶手巾。
家当飘干净，宅基也报销，孙猴刨山药，断根又绝“苗”。
痴人才作保，谗嘴好做媒，媒人十八“刷”，做保会吃亏。
两造皆根户，板门对板门，早先有来往，时亲接老亲。
提灯没处找，门户正相当，小伙“臊赤赤”，实心“黄货郎”。

老“鹰”应外事，小的念学堂，这门亲可做，恶气定能搪。
两下皆情愿，爱好才做亲，雷打都不散，媒人是现成。
一向“坏”腿睡，这下能直伸，小扣新媳妇，董事拐头亲。
××圩子里，几代老上亲，东首新董事，更要近一层。
没田没有地，没攀没有根，闺女留淤粪，不做这门亲。
圈膀箩筐腿，歪头又“合”唇，就是有上也，提亲围破门。
大闺女八九，亲事说“凉僵”，高低皆不就，恐怕进补房。
女孩头十岁，就得要收笼，不能“远四”闯，学成杨排风。

闺女不念书，女子要无才，针线茶饭学，先做姑姑鞋。
指手乱画脚，丫头“格拉拉”，大闺女文静，多话穷婆家。
几个小女孩，抓弹手不停，满嘴“马河”唱，唱得怪好听。
一窝小孩子，也会学皮麻，捣钱攒墙“奔”，藏闷又摸瓜。
想起主意玩，小孩压草堆，你“怒我怒”你，暖得一身灰。
又有玩打瓦，“光奔”直溜溜，要到你家里，硬吃大肥肉。
想起恶心“晃”，小时黄毛丫，女大十八变，也变俊“巴巴”。

小团做小狗，赶紧带香头，小镜铜钱站，“汤气”说不休。
“汤气”好打发，许愿了肝肠，假和尚也允，烧猪又请亡。
吃嘴指锅里，小团就淘神，顿顿“作”饭碗，妈妈头气昏。
毛孩过生日，今天擀面条，小狗扎“倚”巴，又比去年高。
小乖娇宝贝，赌气摔木碗，养成龙性子，惯的爬上头。
没投没有奔，少爷又无娘，可怜真“滑滑”，掐头小“抹仗”。

一个奶头掉，有愚也有贤，两手十“只”头，那能个个尖。
兄媳见大伯，姐夫遇小姨，八辈冤仇结，对面头一低。

“二大”会讲书，三国到西游，羹堆铜钮子，一肚“咕咕头”。

里没人手，瞎子也放驴，没把笼头上，一去“乌都都”。
过日算把手，丢耙摸耨箕，洒土皆不漏，钱掉挖块泥。
外有苦钱手，家里掌住财，俩口心合一，日月向上来。
拿当日子过，数米又调汤，不乱叉大步，小家撑得长。
拾草打“巴根”，穷日实难过，那天头熬出，糠箩跳米箩。
省吃又俭用，零钱聚整钱，拾芝麻凑斗，家当慢慢添。
一盒小洋火，要值十个钱，日月“减删”过，火石火刀镰。